



Kategoria II
dla zaawansowanych

I MIEJSCE

Ma Chengxiang

Uniwersytet Czangczuński

半生

乔安娜·巴托尔 (Joanna Bator)

我

今秋我于下西里西亚的山间小村里购入了一幢百年老房。随房附带了一条犬，从面态看极似狼，但从体态看又像极了一只污头垢面的北极熊。双耳一黑一白，尖锐且警觉。老房前几任的主人留下了一些工具，有餐具柜，带有立柱的床和桌面已然千疮百孔但依旧牢实的橡木桌子，刮痕看起来像某种奇特的笔迹，使我每日都企图解读。

自德属时期，小村庄一直叫做格尔伯斯多夫，因拥有世界上第一个针对结核病人的疗养院而闻名，赫尔曼·布雷曼医生以及他的后辈在此利用气候和适当饮食的疗法来诊疗病人。现在小村名为索克沃夫斯克。这

是我平生生活过的最小村庄，然而这只狗对我来说却格外魁梧，生长着我刚用马刷梳理过的浓密毛发。埋藏在毛发之下的是嫩粉色的皮肤，上面虽标刻着伤疤，却如婴儿肌肤一般柔嫩。梳理下来的毛发柔软到可以用来纺纱，并散发着似极了枫叶糖浆和泥炭的温暖气息。它出现在我搬进来的三天后，在寒冷的拂晓卧坐在狗舍旁，在它的威凛之下这一切是如此不真实。呼吸产生的白汽从它的口鼻中飘升而起，当我打开门时，它并没有径直进屋，而是直勾勾注视着我。

在村中的商店里，有人告诉我，这只狗是一个名为巴齐尔·奥汉杜什科的先知兼治疗师的伴侣，他终日被麻烦所围绕，沉溺在绝望中，最终将房子卖给了来自弗罗茨瓦夫的商人之后，便消失在漂浮于山谷的重重浓雾中。他可能已然离世，已然溺亡，但是尸首并未被寻得。购房的商人先是两次将狗赶出去，但狗每次都回来并且呲着獠牙在房子四周徘徊。最终房子的新主人还是允许了这只狗的存在，尽管是出于害怕而不是同情，类似的同情，他也曾经装作土生土长的当地人，试图从村民那里获得，但是徒劳无功。他以某种方式将狗诱骗到狗窝旁，并将其拴在链子上，狗窝是他之前吩咐当地一个被叫做“马切伊的汤”的木匠做的，这个外号的由来是他向妻子发誓不说脏话，从而使用发音相近的词来代替脏话。¹“有这些墙真是糟糕透顶！”他在我房间的曲面墙上安装书架时恼怒地骂道，但他最终完成得很棒，因为“马切伊的汤”是真正的大师。对于我这栋房子的上一任主人，村民称他为“那家伙”，从一开始人们就感觉，尽管他修建了狗窝并对待恶狗摆出一副友善面孔，那他也不值

¹ 在波兰语中，词语“dupa”是对臀部的一种较为粗鄙的表达方式，发音与词语“zupa”相似，“zupa”在波兰语中是汤的意思。

得从村民这里得到更多。像索克沃夫斯克这种小地方，是无情且挑剔的，人们要么会以君王礼遇接纳外来者，要么就会像吐果核一样排斥他们，这些都是没有逻辑可言的。几个月之后狗消失了，“那家伙”坚称狗链被剪断了，跑遍村子询问谁将它从身边带走了。他也会抱怨反复无常的停电和停水，令人更加恼怒的是停水停电总在抢修人员到来之前恢复，走后又气势汹汹地返回。最终他将房子挂牌出售。当商人已经离开村子，狗就在几个月的无故失踪之后回来了，不管它去了哪，所幸一直都被喂养得很好，或许原因就像他们告诉我的一样，他逃去了节食者的国度。

村里的住户都认识巴齐尔·奥汉杜什科，但是没有人记得狗的名字，好似在我的到来之前，它已经从人类给它起的名字里抽离了出来。我赌了一把运气，因为居住在此村庄这样的新世界，没有称呼是难以生活下去的，哪怕这称呼只是暂时的，我愿意把这个过程命名为驯服。所以我只是把名字当作一种假定的代号，就像我给陌生的动物一碗食物，它抑或享用，抑或拒绝，我们只能静候并且尝试喂食其它食物。布鲁诺是当我在昏黑的灯光下和狗四目相视时，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名字。当时周围弥漫着森林，泥土和燃煤混合起来的气味，它们的微粒穿刺着我的喉咙，无药可救的悲伤吞噬着我，所以，在突如其来的渴求希望的潮涌中，我感受到，这只小动物是作为礼物来到我身边的，是先知巴齐尔寄送来的慰藉。我不知狗之所想，但我感受到了馈赠。这是一种需要相互奔赴的罕见又曼妙的感觉。

“布鲁诺！动！”我喊道，当时我们相视而立，我站在新居的门庭处，异色耳的狗站在空荡的街道旁，“我们去喝啤酒，那里一定不容我们缺

席。”这句话像咒语一样奏效了。狗起身，伸了伸懒腰并且小心翼翼地走向了我，就像趟过雷区一样踱步过来。它散发着融雪，嫩芽和某种香甜物品的气息。那一定是枫叶糖浆的味道。我伸出手掌让它嗅闻，它长长的似狼一样的面颊与我的手掌完美适配。在手掌间我感受到了湿漉漉的温热。从那时起布鲁诺未离开我一步，只有在夜里，当它无缘无故不想待在房中且恰巧我也无法入眠时，我看到它是如何绕房游逛的，在月光下，看起来仍然像一只蓬头垢面的，从自己消融的国度流浪至此的北极熊。它必须减掉一些体重，并且似乎已经接受了一日一食。它的熊态之下寄居着铜浇铁铸的掠夺者的躯干。它依然是初识时熊衣下那匹狼。